



尊拙堂文集卷之十二

故鄣下元薦長孺甫著



雜著

瀧園記

出邑北郭十餘里有泉曰龍潭潭北稍東半里許跨石梁而西小埠點點如拳東南行數十武地平衍瀧四面嚙之竹林翳其南可數畝若張喙飲于河丁子臨流卜築焉瀧園者何介山水也由吾園而西南北

萬峰合沓如邁軸深流縈之大如練小如縷引而注
之前楹怪石參差勢若相攬東望白氣如雲下爲五
湖軒翥澄碧曰兩洞庭轟然東南峙曰蒼弁王摩詰
不云乎大壑沿堦轉羣山入戶登吾庶幾有焉春漲
夏潦瀑飛如龍驟如駟怒如轟雷秋冬泓澈可鑑沁
人肺腑朱鬣泳沫驚鷗乍波時與松濤梧葉寒蛩哀
雁交韻雜吹夜半卧聽如朱絃入枕庭中馴孤鶴晨
輒鳴舞若有解者竹萬箇梅千樹橘柚桃李梨杏殺

之蒨蘭薜荔芙蓉牡丹芍藥俯仰交媚菖蒲刺水濱
雨後秀色可殫墻外榆柳綴以丹楓霜後如赭東鄰
一古梨廣十數圍蔭數席花時暎帶如畫予架長廊
以受之或曰此獨不能爲而有耶予笑曰夫孰非園
也何必我山田數畝貧于泉傭人耕之主人時觀稼
穡焉花畦竹徑隨宜蔬時無虛地山不斲靈泉不斲
名花不斲奇臺榭不斲麗意在自適生平負書癖扁
戶下帷率子弟肄其中平頭竊笑曰老蠹魚不了夙

業耶。予亦捫腹自哂。沿礪結小茅茨。錯落峭蒨間。以待問奇者。客不同調。不時過過。輒汲泉淪茗烹笋。擷蔬以佐酒。班荆談讌。真率酣暢。或主人欲眠。客去或不留。而信宿鄉人往來間。與譚風雨。曠溢時亦關情。倦則蒲團與則一筇一屐。一吟一嘯。昔有入箕穎者。見一老叟揖曰。子許先生耶。何樂而居此。不應再拜。扣之。老叟曰。能棄家乎。不火食乎。居吾語若其人心動。未及對。輒失故處。丁子曰。世蓋有覲面而不知者。焉有終身其中而不知者焉。寧渠不知抑以爲累夫。予何敢驕語。岩穴聊以遣累已矣。

端硯記

此吾友周本音所賞識者也。叩之清而韻。墨之細無聲。光艷欲浮。手之吼汗。天將雨。淋漓如滴。墨而覆之。可十日許不燥。他硯則否。予迺知石所重在神骨色澤。爲次。贗品紛逕。甚至漬墨而積之。垢跛坎以擬古。而真者詘嗟乎。石不能言也。夫士不幸處濁世。有如

此夫。

鐘硯銘

有小序

漁者于具區網一研製如鐘墨池殘蝕如蠹背半剝
落作波文或以斗粟售焉好事者櫝之以餽予予愛
其神理而世多皮相兩者各不能奪新安黃賓王氏
見而訝曰松盤石也當是前代物而品遂定予感而
爲之銘

啣于鯨波者幾十百年頽焉自廢而神全其或成或
毀或遇或不遇吾烏知其所以然

跋硯銘

友人姚公遠貽予綠端硯質甚古而刖其一趾或謂
此弃物也予笑曰不愈于以全贖者乎故櫝而銘之
窪爾腹兀爾足叩仄理堅且沃嗜完而瓦寧缺而玉
其王駘之屬與

刀櫝銘

崑山有王生者善鑄劍小裁而紛出奇若魚腸若七

首若鋸若錐若斧若剪計十有二事巧能匠心式多
摹古左右出入靡不宜也余彙而櫝之銘曰文事武
備森爾具在櫝不盈只以莫不載禮君子無所不佩

東銘

古人云不得志獨行其道獨處于何立脚行處于何
着手太上潛德確乎不拔泰伯之流歟其次郭林宗
黃叔度管幼安謙謙君子中孚豚魚吉幽光賁乎來
茲保身焉已哉嗚呼古之至人洗心藏密行有不得

反求諸已是以處亂世而獨立不懼

西銘

躁以靜鎮隘以器宏疎以密檢輕以重攝請問十二
時中出門使民主人安在叅前倚衡見是何物危乎
微乎微乎危乎孔曰憤顏曰苦三省三反終日乾乾
是謂下學上達庶民去之亡忌憚而號曰時中嗚呼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避亂五箴

三十年前卽有詭談避亂者夫入水不濡入火不蒸
無之而不可張子房東方曼倩其人也若必擇地而
安會稽遼東非昔賢所辟者乎今殺機鼎沸矣予喟
心憂患白首折肱乃作五箴

一廣慈

胞與動念惻焉不忍此念何來發根於仁如母適兒
是真是假推誠量力銖積寸累不問冥福吾滿吾志
世方攘攘禍福無門衆之係命天道所馮欲必與聚

惡勿忍施時陰行善是名廣慈

一習勞

晏安鳩毒不可懷也干戈雲擾無有佚處陶公運甓
武侯躬耕聞鷄起舞壯哉祖生嗤彼乳臭惰厥四體
如戶樞蠹由不運敗先正文成習于異人衡量沙石
勞其股肱任重致遠以漸日增一朝脫去鼓掌趨距
義旅勤王拮据戎伍四十九夜曾不假寐丈夫之氣
賁育自我寧學婦人甘朽床第

一甘苦

安飽一念千古坑塹聰明男子豪傑自命一旦墮落
回頭無路斯犬機鶴至今隕涕舜跖之途一薇千駟
利害毫髮卽此分路彼狂匪愚以有欲故矯志勵俗
先從動忍水飲蔬食澹有餘味

一挹損

盈便是惡下卽爲善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太上曰損
其次不先日中必彗月滿則虧人百其巧天不可違
翻身退思進有餘地竭蹶前趨旋踵輒躓屈伸之機
倚伏可畏

一密藏

真氣不足而多強陽元神不蓄迺敢驟張古之至人
超越九霄潛入九地冥焉太始淵乎惕厲藏舟于壑
藏溪于山行無轍跡遊戲人間

扁戶約

汝體素弱久病未除神氣未王卽瞑目靜坐猶恐不

支况要苦心應舉乎精神稍稍屑越立困之道也朋
友相處寡會所以增敬吾蓋閱世久而知之多言損
神多動損氣多戲謔便滋尤悔多飲不但昏人清思
亦且浪費時日此際去秋試不七月政千金一刻父
母年老時勢險熾俱在背水陣中楊沈兄弟較汝更
苦志決宜各各杜門爲決勝計黃懋中先生在詞林
每日反鎖其戶卽尊長不輕叩急務不輕開案上只
置書一冊不成誦不他閱前輩如此潛修後進之師
也二三相知同調各生勇猛心各相體亮若修飭體
面悠悠蕩蕩浮浪度日冒雪遠征違親弃妻于數百
里外何意須粘此座側作東西銘閏二月朔日六十
二老人力疾書

重修吳山寺募緣疏

萬曆庚寅余爲先大夫卜地龍溪登吳山之巔有古
刹隱映山麓則端禪師說法處也瞻拜石塔及其遺
像今年夏掃墓歸適兒琬再遊吳山寺頽垣敗瓦又

非三十年前景象獨石磴流泉與山禽野鳥自相唱
和僧數輩出謁多古朴龐野因出顧箬溪司寇韋南
茗少叅遺墨示予展玩良久不勝古今之感因慨愾
名刹轉盼鞠爲茂草誰任其咎者兒琬慨然發願俾
僧募貲重修其成否惟力是視或曰當此南北交訌
白蓮教橫行公乃張其焰乎余正色曰世之亂也以
殺機蘊崇不已凶荒繼之兵戈蜂起近世士大夫無
人不禪無人不放生無時不談戒殺余以爲莫如息

機機動而殺生微乎危哉端師者游戲于機之外者
也其詩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
古意分明目前名僧口出世而心沉酣于世端師以
出世法玩世名呼章相公侮慢圓覺老棒喝交持縱
橫自在則以忘機故予亟欲衆生塗抹一切俗情俗
相斬斷殺機以端師爲救世津筏借茲刹爲嚆矢用
意良獨苦倘有善知識同此願共證此緣乎獨法門
之幸哉吾友王孟夙八年不入城市特訪病夫于小

齋聞其事而躍然賈勇隨喜特爲余代作募緣疏余以俗眼不可與莊語聊以此草草一道因緣非能作獅子吼也

故太守嚴公一淳助葬疏

故廣信太守范先嚴君世載明德雅負高標登丙戌制科授太常博士執德清邵秉心塞淵十載安常審括囊之無咎寸心株守甘冷局之量移門可雀羅貧猶儒素旋部符而出守竟易簣以長捐會稽之綬未

懸西州之慟隨至旅魂悽愴歸櫬艱關三千里窮途二十年薄宦殘編零落嗟俯仰以無聊世業蕭條知寥寥之何地廉吏安可爲也天道其果非耶不佞夙附斷金幸叨同籍望素車而隕涕慨藐孤其疇依哀集賻金感長安之盛舉助勦塋事矧聞左其奚辭昔元振貽四十萬錢不問誰氏堯夫捐五百石麥誦誼迄今吾黨寧讓于當仁不佞耻獨爲君子疏名如左多寡惟力是視

築灰格法

先取山上真黃土晒極乾急卽炒用磨細篩淨真石
灰用新出窰者水化篩細乘熱灰與土各取一斗以
漸和之方勻壙底土六灰四頂上灰六土四築法以
灰土和勻乾濕適中手捏之成塊撒之卽散方爲合
法鋪六七寸于壙內以蘆蓆覆之令細耐人輕輕魚
貫其趾蹂踐其上土實方用輕木杵錘之寧輕毋重
寧緩毋急久而以錐錐之不入又下一層一層不實

餘功盡廢蹂踏之功多于杵方妙

一築灰格穴深者易爲力穴淺者壙多上浮須先將
大黃石寬築四面外更以大木釘椿柵其外築土方
緊方堅

一築壙頂最難蓋頂圓難爲力且易鬆散不若直起
至頂先築一方者亦以木板釘椿夾之方固工畢取
剩土剩灰及粗植堆上稍稍錘之圓其首以洩水然
後更取浮土加高

一築壙或用烏樟樹葉取汁濾清同糯米粥和勻灰土或止用上白糯米煮粥和之冬天加上好酒或止用清水和灰土以木甌數十蒸而築之如築城法此爲上策先大夫墓亦用此法

客難

或問曰近世世講之禮云何曰非古也古所謂世講者重知己也道義骨肉也世世子孫永以爲好如諸葛之于龐德公子敬公瑾之升堂拜母是也君房卽

有知己之言其友弗許不屑受其子之拜餘可推也今之世講乘通籍一日之偶羣四海九州籍而盟之曰年誼方其縮帶握手時意先吳越矣安問子若孫予嘗爲之說曰今天下重同年而不重窮交以同年必縉紳而窮交不必縉紳也藉令同年而落魄必疎于窮交之顯赫者也重座師而不重經師以座師必貴顯而經師不必貴顯也藉令座師而落魄未必加親于經師之要津者也安問子若孫哉將遂廢世講

乎曰非也予所重知己也道義骨肉也如世講中而有知己道義骨肉者焉世世子孫其敢渝盟若先大夫之于夏司馬是也夏氏子若孫卽寒盟于我余誓弗敢校爲先大夫也司馬公亦命長卿曰若見長孺弗與鈞禮予其敢自外于司馬真世講者也若東光之馬亦然然則何以處鄉里曰汎愛親仁蒞官云何曰國事爲重準之以功令裁之以士大夫清議而我無所私厚薄焉孔子恂恂鄉黨魯三家少正卯同城

百里之內獨非桑梓與一旦得志大者尸小者隳顛
史之伐泰山之旅雍徹佾舞弑父與君之顯刺卽平
居與二三子問難斤斤斧鉞不稍假借何哉傳曰見
無禮于君者如鷹鷂之逐烏雀石磻之誅厚子瞻之
絕章惇是也此春秋之義也曰世且以先生爲刻爲
險奈何曰辛亥乙卯兩疏鄉人不以我爲誑而止以
此二者相加人心猶未死也被借懿親私札以費要
津者險乎刻乎浙人方北面而奉爲盟主爲賢豪何

哉他若戊同年攻同門逐利則轉盼賣友欺孤則陰
褫其青衿近如下石潯太史者又誰也老儀曹獨不
得執功令批繩銅臭子爲海內孤寒士稍塞倖門哉
客廢然而退

野謔一

夏日客箕踞松風下一枕栩栩也夢弓旌及焉玄纁
朱紱錯于道疏屬之親千里之客盛具牛酒玉帛緣
子弟賓客介紹門下如蟻其妻窺見自幸非望笑不

容口蚤起主人攝衣冠以次延客入抵暮不得休汗
淫淫浹踵甚不適度無可奈何稍間然炬報謝諸問
遺無虛畧一切舉動具有故事詫曰古稱得志茲是
耶束濕久之乃安無何天子設九擯宣白麻爰立作
相衣冠騶從甚都晨入西歸顧不得時見上諸孽畫
多掣肘會臺省有言者郡國屢上災異方寓多壘天
子賜璽書誚讓思正色竭忠無諱思不爲左右所容
謀于客曰竊不自意至此然無能纖毫駢拇于七尺

外也勞苦而無功違志而隣于不測歸休乎君不再計矣客噤嚙不敢正對謀于妻子妻子羣聚泣私計田宅貲產鉅萬萬舍人兒多不法恐一旦爲怨家所乘騎虎者勢不得下俛首躊躇良久喟然曰人生適意爾金馬門吾不以易長松一席蔭也涕泗欠伸而覺以語所親所親曰嘻君夢耶夫覺而後知夢君幸矣

野謔二

一侏儒嗜書多蓄飾以縹囊貯以阿閣什襲而乙之唯恐扇鏹不固也有博物者善解人願侏儒心怪之跡其門短檠秃管擲楮滿地間一叩之指其腹曰便便者是也問所從受曰自他舍生侏儒良久不怡廢然而返曰吾乃書笥非能讀書者也丁子曰嗟乎世有穴金而秘之者死且屬其子曰毋發我藏此稱富乎哉或曰一窶子與主藏者昵閱而籍之歸以驕其妻里中竊笑焉丁子曰此猶巧于穴金者也何也其

爲他人守一也而差逸

野謔三

蔣光父性嗜菖蒲時以磁盃漾以清流歛薜蘿蕪避
暘就陰晨夕盥手屏氣俯頸而從事旁觀者訝其勞
也光父以爲甚樂時置几案間曰此良友也比于子
猷之竹云或嘲之光父曰凡卉之貴者色與臭味不
全勝菖蒲不色而色不臭而臭不味而味趣在人意
表潛于幽谷聚族于水濱石瀨託羣于蘭棲于竹取

資造物甚廉其所適意獨梅雨秋露無求而自傲耻
與烈日爭炎好事者聚沙石而植之大小方圓惟器
所宜然不可以狎王公貴人游冶公子以其難近不
堪弄敬而遠之觸以酒則敗油滓焉立靡婦女以其
不花絕無憐者生平所最親衲子及無事客死且枯
骨芬烈能清目療心病方士餌以長生而獨吾嗜之
癖乎或曰蓮亦皜然者也子何以不嗜曰夫蓮吾取
其淖汚泥而不滓然一遇摧折不復振過自炫燿多

用以誨禍不能全其天菖蒲靡如髮薊薙剪刈彌細
彌盛何神王也獨不能與塵穢出沒如蓮其福耳丁
子曰噫蓮之不滓也險矣哉毋寧福

題印指

若下有僧學篆法于何王臣王臣秘不與語從窓竇
窺之詫語予曰主臣故善酒置一壺案頭時時以手
畫几上且飲且畫或盤礴竹石間或反手遶屋走或
長卧至酣醉竟日有促之者王臣怫然怒偶意到頃

刻成鼓掌自快其運刀重如舉鼎砉然生風曲肱道
人曰此所謂臣之子不能受之臣者也凡以技名千
秋者無名心故

陳筠塘像贊

有序

此前吳興守梁谿陳公像也公初下車七邑凜凜比
于夏日余習公久恂恂長者爾遇豪猾若蝮之螫手
不去不帖席單赤以疾苦告公淚盈盈承睫矣戊申
之役拮据荒政寸心幾嘔數十萬瓊尾乳哺而襁席

之道無殪夜無鳴吠誰賜哉公貌瘠神王六十二領
郡戴星出入飲食于堂皇漏下五十刻猶秉炬治爰
書視七邑如十指纖悉躬親之諸少年共事者謝不
敏公自稱吾治湖如確山中牟而銳小讓然終不以
讒口易吾故武去吳興之明年稱七十猶侍子舍去
後之思甚于蒞郡時麻城李觀察爲予言梁谿公真
實人也而人不知予諦視公貌良然迺爲贊曰慈母
腸霹靂手顧盼閃閃遇事赴赴獨行不顧寸心毋負
譬彼殖田而先刈草矻矻一官曰惟黔首不知公者
以爲神君知公者衆父父

自題小像

余自丙戌通籍三月而請告己丑奉諱依依慈幃者
數年癸巳冬除中書舍人甲午四月以使閩省覲丙
申秋仲復命闕下席未暖也以先安人變匍匐還里
苦次毀瘠故態牢騷不自持覽鏡二毛種種矣自笑
生平無宦情屈指十三年間立朝纔八月爾假令一

丘一壑足凋朱顏更不愈于長安道上耶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山陰王生工繪事爲予戲作小像時年三十有八也

諭蔣氏通族文

原任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丁敬告蔣氏父老子弟通族衣冠及上下農侍郎之出於南固也第高帝賜地二百四十餘年大典久委草莽南蔣凡百餘丁何無一人挺身仗義者斌以遠族諸生煢煢與強宗

抗顏公庭攘臂荒丘一念公憤致當道諸公祖如陳郡伯李方岳陳督學捐貲仗義於謗書盈篋之時拳亦相加之日光復故物具載濮父母碑刻中南蔣諸君爾時豈塞耳不聞乎亦曾以一手一足一瓦一磚相資助乎非獨此也當宋三尹勘墳金父母酌議斷山七畝存餼羊之意南蔣諸君私有所索故不赴官此真侍郎子孫乎抑其罪人乎僕不忍直黜其名蔣氏素稱義門豈無一人有人心者乎南蔣之所利墳

山花息也斌捐軀命而復之爵等將袖手而饜飽之
無論上有律法下有清議侍郎之靈其許之乎斌之
執官山場爲祭祀也府有印帖不得已而任之每年
祭祀外所餘花息原聽本縣箬谿書院公用斌所立
印冊二一存縣一存祠堂收發開載甚明今春掃墓
時爵等曾與祭飲福乎請問賜地未復之先嫡派子
孫曾具雞黍祭埽乎號樹時曾亦一念及此乎爵等
訴斌倚恃宦達請爵等捫心自思假令當年無宦達

直令寒儒與有力者抗能以空拳空口取勝乎不佞
止據誌書印劄爲先正存公共體面爲先大夫申涓
陽私情數金之捐不足挂齒任勞任怨令至親交諱
今蔣氏反以爲罪乎爵等詞窮又有爲之解者曰今
所號之樹出于賜地一百五十畝之外者也碑刻四
至具在別無蔣產一字假令有之勘山時直據以爲
坏土之左券又何必遠索殘碑荒隧于榛莽中也此
等情狀已甘作違心之語不佞不屑與爵等較又但

念侍郎之羅城不修墓田不置則賜地之守不久本
山之花利不得人管理居積則羅城墓田之費必無
所取辦斌卽欲弛擔而不可得者不佞若更箝口是
棄當年一片苦心謹以前後情實開具四幅一令斌
合通族衣冠焚于侍郎祖父之靈一張挂本邑通衢
一張挂本學爵等有一字不服請逐款開後明與衆
共駁之薦泥首謝罪

附錄

壽丁儀部長孺丈六十序

長孺聖人之所謂狂也其氣烈其行潔其志一往而
不可折可以託六尺寄百里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斯
人也往者長孺成進士官中翰中翰仕人利達之途
也長孺淡然不屑甫拜官慷慨言天下事大旨以人
臣罔上行私便其身家之圖不顧辱朝廷羞當世爲
上臚列言之諸不便長孺者謂斯人一日立于朝安

所得媮衣甘食爲吾所欲爲乎亟中以考功法逐長孺去之長孺曰吾豈好爲名者哉受國恩不忍與二心之臣比肩事主耳令吾長有缺畝聾瞽其耳目幸甚棲遲林中者二十餘年當事者以爲賢復官長孺儀曹欲大柄用長孺淡然不屑甫就列復慷慨言天下事諸爲長孺發其私者益大怒以考功法錮之當是時天下賢士大夫同長孺黜及被刺譏擯爲黨人者屈指三十有八人欲投此輩濁流者始快然滿志

夫士少年負氣自雄及剝抑再奮輒一切剗方操直爲天下後世笑吾所見林間人復入仕版倔強如昔者惟長孺長孺爲顧涇陽先生高第弟子先生惡世之人以理學名節市富貴利達謂不若昏夜乞哀者猶不弊理學名節也乃凜凜自持師死而不倍者惟長孺自吾少時卽識長孺嚶嚶然稱古之人嘗擊節流涕一坐爲之神解骨竦至今考其行事狂士之行掩其言者唯長孺長孺之於鄉亦然不容人壞亂名

教苟可伸其志節畧獲陷阱就之如飴唯君子以爲
難嗟乎一鄉寧得幾君子哉此鄉愿所以乘時之利
而竊譏之也吾嘗謂狂之與俠大逕庭矣後世所謂
俠聖人所謂蕩也焉可同日而語長孺行已有典有
則西方美人之思寤寐以之斯人得志世道斐然矣
長孺曰吾老矣栖栖何爲乎乃徙居山中不復問人
間事望青山白雲自笑而已今年六十游好相與觴
長孺令不佞侑言不佞畧言長孺所以爲長孺者而

歌之曰天地有門戶兮曰一陰而一陽陰陽相朋黨
兮曰一柔而一剛剛柔分善惡兮曰曲邪而直方自
昔黨人岐途兮若一參而一商九官與四凶兮何嘗
不耦居而分行苟不羞于聖人之門雖坎壈兮何傷
青山青白雲白一笑能令宇宙香春風歸詠點也狂
吾爲一酌千秋觴

萬曆己未冬月之吉錫山友弟高攀龍頓首拜撰

壽長孺先生六袞詩

世有骨鯁臣足以綿國祚吉水曰爾瞻吳興曰長孺
忠讜由性生勁挺無回互筮仕中書省抗論當世務
吐憤氣成虹觀者毛髮豎直道時豈容飄然挂冠去
再起佐禮曹三朝卽上疏指摘諸奸邪爲國祛蝨蠹
擬塞羣小門將闢衆正路國狗爭信信依然復高翥
寡嗜獨嗜茶以其嚴冷故手自鋤芥山種茶幾千樹
爲德徧閭里飢寒藉煦姬節義及文章當代推獨步
公意殊漠然箇中別有悟問年方及耆精神正嚴固

鄒公念蒼生強起入朝宁屢疏尉薦公良由共衷懷
公也倘幡然永慰四海慕整頓國事了還山未云暮

教下弟范鳳翼異羽甫具草

明故奉直大夫尚寶司少卿慎所公墓誌銘

余少習舉業讀百二草而悟已再試場屋讀先醒草
而悟先醒草者丁長孺公制義公故出涇陽顧先生
之門世稱東林學百二草則先生起家爲時所宗者
也公第後告歸又三年余亦登第憂歸會于清容精

舍見其氣韻謾謾議喪禮力抗一先輩議獄事力折
郡邑吏勿爲屈心竒之亦頗畏之公獨暱就余曰是
忘機不近名不妒善者共游敬菴許先生之門先生
以剛字稱公頗謂余任道欠勇余稍淬厲退而得公
之提醒實多益至均田之厄而利害心脫然如洗也
嗣是交誼愈敦涉世之道愈左比東林險穽公一起
一仆余以庸庸忝綸扉旋見幾引身公亦病不起以
孫女女公次孫且志其墓一始一終兩不相負氣固

浩浩長存天地間矣其孤瑀等以狀求志按狀公諱
元薦字長孺別號慎所湖之長興人來自吳江十六
傳曰讚起家有名傳子曜又傳爲良卿子四人長曰
應詔號靖吾辛未進士官江西叅議余燥髮時卽熟
其清操勁節爲湖中砥柱問之長老并知其家世錚
錚爲鄣城右族止一子卽公也有竒質英氣叅知翁
訓子嚴不煩督課過目如流更出新意問難叅知嘻
曰兒乃欲勝我輒推抑之俛首不敢應顧益心開或

聽客談曰某是某非某可與進某必流墮爲世詬參知輒又詈曰兒遂欲立的雌黃天下人物耶心獨竒束之愈急業益進小試必冠軍故治尚書獨好涇陽先生文字視余殆有甚焉慕具區馮先生之名往與質正大見稱賞而卒澤于許氏學許主茗中顧主錫山並稱高第蓋其傳授趣向自家而鄉而國已卓然自命矣游北成均乙酉丙戌聯捷慨然志在天下卽婁江爲舉主不私一謁吳縣父子素有文字契亦絕

不往或尤之曰吾性已定是巍然者一見未必有當又未必能忍喋喋取尤不如引避自打點一番立腳處省父江右御之如青衿凜凜將以愉色時或感憤時事不欲聞于父然亦未嘗不聞誠曰而不聞于將莫邪之戒乎正虞缺折對曰瓦全何如玉碎但功名心淡只爲世道起見亦丈夫能事父撫而慰曰能如是吾又何憂侍可一月曲盡子道比病且棘執手諄諄曰無忘前言旣沒震裂哀瘁人不忍聞見癸巳起

授中書舍人婁江當國抗疏極陳時事可寒心者三
可浩嘆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侃侃幾萬言人
皆傳而鈇之諸貴人無不側目者尋使福州奉母李
北上不數月內艱歸癸巳京察遂落度中笑曰固知
有此先儒不云乎要熟須從這裏過一意篤志學問
每言真正處在先立根本施于親友其吃緊在遇患
不避見義必爲勿流入鄉愿窠曰繼祖母吳外祖母
陸俱春秋高吳故保所出從父居湖湄相去三十里

迎奉外走甘脆不絕遇吳族恩禮有加陸性嗃嗃宛
得其指先意迎之父本蔣之自出緣其意扶危卹瘁
必盡力焉母李先歿每念之號慟庶母嚴無子守節
事之極恭言于當道被旌先娶于臧沒臨清哀絃之
痛白首不渝余旣久處得其詳謂曰公如喬木然自
本自根蟠結浚固人莫能窺跡應曰此豈厭浚厭密
謂足自多耶氣益發舒義所當爲惟力是視爭邑縉
陳潛齋之嗣清前賢蔣侍郎之墓贖劉清惠流墮之

裔獨行獨費皆不使人知產僅中人高曾族屬內外
昆弟子孫及他故人賓客仰衣食者弱不能自振或
寃失所者次第振援之四十年間拯風波而枕席被
緇襪而室家起傷殘而矜帶皆鑿鑿可數恩怨甚明
當其施恩更不念惡卜葬買山親具區先生授券有
郎某者蒙瞳認爲已有來爭不與較割地與之又爭
又割其人爲縣丞失上官意被笞臺使者爲吳安節
銀臺故相知致書托曰此費序中人不宜辱吳愕然

入薦剡得主專城郎竟不知也反趨時局尋釁丁改
亭司空力止竟因之嘒嘒投衆咻掠銅綬其他叛去
反噬者畧不介意繼吳爲董宗伯外孫事以常禮微
忤後董捐館難作翼蔽甚力憲副吳平山亦以辛未
進士與叅知同臭味身後僅一孫弱甚衆起爲難自
走金昌合同志懲惡少數人乃定于中甫困讒口歸
爲縣令所搏左右之促余致書馬御史乃解淮撫李
淮鹽徐交游中沾潤者多吟臨川詩云欲識金銀路

須從黃白游生平癡絕處無夢到徽州與余誓不可
染一塵比二公掛吏議前居間者皆秦越且至下石
獨罵曰二公故儻葛然若輩藉之爲市今相負迺爾
得爲人乎最敬高存之每見和氣藹然曰真令人鄙
消浮化蓋勇于受善身下之真不啻若自口出者余
子子不幸起均田之議衆閔然欲殺獨是之且自占
爲之先甲子元日之變時方四鼓大驚曰噫石令君
死矣陳尸而賊逸必大亂令家人呼左右廂悉起將

雜木塞諸街巷先伏材官顧思義等三十人于縣傍
驅使力戰生擒賊首胡野樵擊殺徐山永等數十人
飛書府城告難請馮司李來鎮正沟沟有屠城之說
民盡室奔太湖堅卧不爲動凡三日始小定意氣自
如有歸功者曰吾何忍以地方大禍博此名是時歲
在甲子已有賜環之命而先庚戌自謫籍起客部督
譯館加意撫卹遠人無不感悅積資已踰二紀當峻
擢猶以速化爲耻孫太宰在事將推光祿少卿固辭

福清相公又以爲言曰得行其志曹郎再十載何妨
明年京察有病狂者左袒匪人發憤上書謂先闢邪
議方可定公評其黨皆懼羣起而攻乃條剖真心覈
名實重大體平物情端學脉五事又再上疏力爭氣
壯詞嚴滿朝黯然無色公亦決計引去此時正能勝
邪然獨不能勝衆濁亂五六年趙鄭二宰受人播弄
如木偶亦自懟曰扛老人出頭將毋得罪天下萬世
乙卯復疏爭翻案因訟羅織楚獄之人得優容是日

無高皇六經亂天下之語入試錄是日無孔子出示
余問何如余曰世間真水真火自滅不得要連底凍
湯沃不開流金爍日勺水無益存此一種議論以愧
夫後之罔極無忌憚者耳喜曰然然坦腹受射又安
所卹某御史按浙顯出疏糾公舊例按臣糾鄉紳或
用居鄉事無泛泛隨殿爭口吻者至是示意將起大
獄自嘉至湖勢危甚俄其人背疽死福清居中密密
維持乃得消息然猶不免丁巳之錮余亦列在拾遺

或曰一網打盡公曰非也用事者如蓋蘇文身佩五
刀飛而傷人幸我輩鍊石飛着無苦啞而落地已耳
果然自公而外有閩之李陝之史丹陽之賀朝野嘖
嘖謂恣梟獍之毒鍛鳳麟之羽非清朝所宜有暴白
非一皆付之不聞然未嘗一日忘朝廷談及神光兩
廟必流涕嗚咽曰受天家豢養而忍背之太祖皇帝
鐵杖必不爾恕詆講學者日益甚獨偕同志如期而
集步趨舊範曉暢宗風遇奪朱者片語拄角聽者皆

竦蓋始終不媿師門云鼎革之際福清再相高邑作
宰特疏薦起報允皆擢京秩公自尚寶丞進少卿謂
論定可無他已顧局又將翻公已病甚又有長子之
戚蓋余歸之旬日而公竟不起嗚呼痛哉自公沒後
逆璫張牙群奸傳翼東林主盟若衆正廿餘人俱有
殺身之禍其餘貶削殆盡余亦及溺之餘公在必出
出則首嬰其鋒爲忠臣義士先一鼓衆隨朝紳未必
泯泯沁沁盡屬無聲無臭之婢妾璫禍亦必不若是

烈呼其存沒關世運何如哉公之沒也衆多追思京兆劉念臺尤惜之曰空谷足音一代奇人人以爲定論蓋見剛之歎久矣公完其實體齟齬虺虺之際或勸少降曰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跡太奇氣太激議論太深刻有一二不全交處爲老友繆仲淳所柔衆頗訝之然不如是則遲回退轉流爲繞指柔無難鄉愿之靡何以壯顧許之門墻光叅知之家教以樹我弁山茗水之標的哉通籍四十年服官不及一載深

居簡出郡城絕跡嚴取與絕干請問左富人喜貸息吞人產兩族叔被吞尤甚尋以他事爲繡衣所持下太守陳筠塘治陳故相知厚賂求解堅拒願歸所吞又堅拒請益力念貧宗得產可活自出貲上于官贖焉陳義之并寬富人旣清潔自將而於奇偉倜儻之士輒加神賞不繩以細謹也約敕僮僕救過無敢蹉跌卽忠盡力者尉恤甚至廉而不劌嚴而不苟人以是安之巖居小築興致蕭然署其谿上廬曰心遠自

開邁軸碩寬是處羲皇又詩曰三尺短筇間白髮誰
家鼓吹嘒黃鸝客至盡歡咤曰長孺不杖死不謫死
日與諸君子爭長此中何渠非福敢曰朝聞夕可要
以箕尾河山令此輩恨恨曰倔彊猶昔亦足自雄矣
一生骯髒老而愈辣他若接引後學問竒嚮答敬禮
處士徐聲遠等一切朋舊久要不替救解德清諸生
諷朱中丞寬丁邦相株蔓之籍絕京貴書匿跡不見
勢要人在他人爲美譚在公不過虬松枝節耳文章

蒼灑峻整元氣盎然善談論每至古忠孝節烈掀髯
抵掌神采飛動有得輒筆之成帙不輕示人生庚申

十二月十一日卒乙丑三月十四日年六十六娶臧
孺人贈公茗泉女早逝繼吳孺人松陵吳肖峰女男
四長琬嫡吳出太學生有才志娶歸安錢中丞繼修
女先卒次瑀側黃出歲進士娶同邑臧國博顧渚長
男廩生爾煥女次琛側殷出邑庠生娶德清許司馬
敬菴男刑部郎中大受女次璿嫡吳出歲進士娶憲

副臧堯山長男鴻臚懋德女女二長適長水李水部
玄白長男光陞先七日卒側殷出次適歸安嚴晉江
心蘧次男尚璞嫡吳出孫男六武邑庠生娶歸安科
貢士前坵吳磐女瑀出世濬邑庠生娶教諭竹谿沈
織卿女瑄出嗣琬後世鴻郡庠生娶余次男恩生紳
女瑄出景達娶太學生東山李世濟女繼卽世濟從
叔庠生良珩女景旦娶德清刑部郎中沈金鑑女景
衡娶前坵吳時宣女俱邑庠生俱琛出孫女琛出者

三一字烏程凌大叅存彝公次男安國子元燭一字
歸安庠生前坵吳世祺男庠生時雋一卽字琛內姪
郡庠生許豫瑄出者一字京兆姚畫谿公孫雲間守
序之男邑庠生堦瑀等於崇禎癸未年十二月十三
日卜葬於西山之麓僭爲之銘

銘曰鄣城山水天下無菴盡逶迤連太湖其中靈氣
適相符丁氏代禪有名儒篤生我公稟獨殊昆山之
玉滢洼駒詩書一覽五車俱龍蛇今古筆下趨更有

奇抱藏玄珠赤心炯炯貫斗樞彊梁必折弱與扶炎
赫若浼寒獨姁借劍時欲斬妖狐報國可判老頭顱
仕塗偃蹇色常愉講道問業德不孤長虹吹氣何昭
蘇乾坤不毀有吾徒却咲世態多模糊臣心水月湛
冰壺有盡者筭供束芻大歸崇封莫北隅宜爾子孫
比瑾瑜忠良食報豈其誣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知經筵日講制誥總裁國史實錄

予告存問特加太保姻弟朱國禎頓首拜撰

皇明正學名臣丁長孺先生墓表

記白沙先生傳羅文毅公曰倫必爲君子不爲小人
無疑私心訝之以文毅之賢而猶致審於君子小人
之際以定其品若理之衆疑之中何也世有真君子
必其能自別於小人者也自別於小人而小人嫉之
還以爲小人則其負世俗之疑必甚此在文毅且然
而况後之君子乎白沙益有感於斯也後文毅百餘

年有君子之榜曰東林於吾浙一人爲丁長孺夫世有弱冠策名白首家食終其身不遑一席煖於朝顧孜孜切切飢溺當世有物於中必欲一吐之君父而後快雖刀鋸鼎鑊不避焉者其爲何如人乎則亦今日之文毅也嗚呼已矣宗周推魯媿無能爲役如白沙而辱知頗深後死之責非余而誰請撫其平生六者表之墓曰長孺先生丁氏諱元薦別號慎所湖州長興人生而忼慨負奇氣遇事直前無所回互然一

本之忠孝惻怛嘗從無錫顧涇陽先生講紫陽絕學於東林書院先生深契之稱一時高足又學其鄉許莊簡公自此趨操日益高明夢寐先哲動以身程及見世道陸沉慨然有矯勵澄清之思於富貴利達視如敝趾不屑也少有異姿弱冠錄諸生高等廩於庠卽從顧先生授尚書已探奇馮具區司成遂擅經生業名家北遊太學舉萬曆乙酉京闈連丙戌進士予告丁外艱家居八年以癸巳謁選授中書舍人甫匝

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可寒心者三可浩嘆者七
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皆關天下大計時貞皇帝儲
位未定有三王並封之議先生封事中多責備婁江
婁江惡之尋請使事去還朝丁內艱巳亥京察以浮
躁落級先生不赴調者久之積十二年庚戌起廣東
臬司經歷尋召爲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踰年以辛亥
三月之官時京察甫竣太宰孫富平爲反噬者所訐
其黨和之舉朝鼎沸度無能解之者先生乃起而抗

疏臚諸奸罪狀并發其邪謀害正凡數千言識者以
爲經世之文其黨轉攻先生攢矢如雨先生再疏以
爭條具剖真心覈名實重大體平物情端學脉五者
三疏再披微誠以存公道皆反復君子小人消長治
亂之際而攻先生益急神廟並留中不報先生乃謝
病去在至客三月所至四方入貢者皆感悅旣去有
泣下者其後富平諸正人相繼去國時事日非詆東
林曰門戶籍朝士賢者入之人人以講學爲諱至以

六經亂天下語入省闡策問先生家居不勝忿乙卯復馳疏闕下爭國是及亂政之叛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語多激壯亦不報丁巳京察遂以不謹削籍是役也一網道學清流盡矣因刻程朱道命錄以見志天啟改元暫起廢籍諸臣至先生獨以察典格士論不平久之臺省交訟起刑部簡較尋晉尚寶丞少卿而先生已病會小人復起用事挾中奄大劄門戶先生病中輒扼腕無何遂卒卒未幾詔削先生新官諸

正人坐門戶者多盆死詔獄獨先生先期獲免自此禍且移宗社賴今上聖明建極反之正而先生之言徃徃竒中人於是知先生昔之矢口而爭其爲世道慮至深遠也先是先生起主客福清當國且待以小卿先生不應丁巳之錮或謂稍通款要人可免者先生曰此膝一屈可復伸平及熹廟初沈烏程以大拜趨朝向慕先生甚邀西湖邂逅謝不徃再邀前會江都先生笑曰豈有白首曹郎艤小舸於相公舟側者

乎沈悒悒去謂人曰丁儀部強項未易用也魏孔時
給諫還朝過高梁溪先生先在焉因請先生一交給
諫先生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便飛棹而返後孔
時奪官歸方通尺素定交先生雖雅志世道而風義
介然耻爲人所援故晚年同志諸君子無不起彈冠
者惟先生一席終於林臯余嘗以爲空谷音不虛也
先生自謫秘書歸卽小築北山之華瀨溪時集同志
讀書談道有終焉之意間往來梁谿商訂學術是非

多屈其座客先生處之陶然樂也而乃心實惓惓君
父晚年及神光熹授受之際每語及輒嗚咽流涕幾
欲借劔而無從齎志以沒識者恨之初先生考少叅
公慮先生以骭髒取禍輒加裁抑先生不屑也而曰
寧壁碎無瓦全公領之臨終執先生手曰勉之無忘
前言其家庭相砥礪如此先生事二親和婉備至雖
貴而勞不色忤事繼祖母吳曲有禮意忘其非吳出
也母夫人歿而事外祖母陸如母存林卧十年奉陸

以終舅應奎非陸所出而渭陽之眷彌篤又推少叅
公意卹及祖母之族蔣時時待以舉火公有側室嚴
無子而矢栢舟先生事之惟謹旣歿力請於當道旌
之其推恩九族與故人子弟賓客無所不厚也尤嗜
義若渴遇里中所不平及名教關係輒攘臂起不顧
世間一切恩怨如爲鄉紳陳潛齋立後而剔螟蛉之
篡繼贖名臣蔣侍郎賜塋於豪有力之手而復其蒸
嘗援劉清惠公曾孫女于群乞中且擇儒生而嫁之

欽明經臧大咸於長安旅邸中皆其較著云明經郎
文煥謬爭先生父塋地讐也以許師一言而降心相
從終身德報之致反爲文煥所賣而不悔人尤難之
其視桑梓利害不啻痍瘝切身吳俗善遺賦以鄉紳
家悉免繇而富民復事詭寄獨累貧丁賣妻鬻子女
以供追呼有斃命筆楚者時朱文寧以司成家居倡
均繇之議大爲梓里譁謀之先生先生曰是殆難以
口舌爭也因先自計田占役與編戶等譁者口塞吳

中役法自此少變其後茗溪有葉朗生之釁其餘黨尚蠢伏也而長興瀕太湖爲盜藪先生慮之則謀之石令有恒使預爲備令賢者於先生素引肺腑因薦材官顧思義并其家丁三十餘人宿衛左右歲甲子元旦賊吳野樵等二十八人斬關入縣署劫令君庫獄不屈死之并殺徐主簿事聞家人皇迫請避先生起叱曰義不共國無可避也且吾一舉足如全城何立召思義等設殊賞殺賊且飛書告急當道乃入縣

撫令尸慟哭而出丞若尉於頽垣積薪中相與灑血誓衆哭聲震天地當擒賊首吳野樵追至西門又擒殺數人餘黨走遯事甫定而城中民訛言云殺令者屠城自辰至酉竄匿殆盡有素憾令君者因倡爲報讐之說先生揭榜諭居民使各安堵而誦言令賢無報讐事且曰二十八人豈皆讐也人情益洶洶一夕數驚謂先生袒令君將謀不利於闔城先生處之兀然不少動三之日歛令君如禮馮推官始來署縣事

益相協謀爲善後計時訛言煩興先生合門不保者
幾再處危疑之地日夕焦勞凡兩閱月而以長興完
人咸頌先生之功然先生從此病矣尤痛念令君死
節以百口白之聲淚俱下聞者感動先生自少勵廉
節所居郡邑謝一切造請以是爲諸大吏所嚴重有
投以暮夜金者峻拒之或廉其枉而解之亦不令人
知也李尚書三才撫淮徐侍御縉芳視鹺江北並東
林客也交遊中乘便射利居間或至千金先生獨無

一染指嘗吟臨川詩以自况曰欲識金銀氣多從黃
白遊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其後二公敗向之居
間者皆謝去惟先生交情如故居恒好接引後學每
爲學者談古忠孝奇節至擊節掀髯聽者忘倦遇有
志操者多方鼓舞之趨其向往時而命酒論文識鑒
精絕一經賞拔無不脫穎去或去而敗簡輒大榜其
門絕之不以貴介寬至若聲氣之所感召且遍天下
也先生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其廢與起

必關世道污隆昌言勁氣一時諸君子爭視爲前矛而小人嫉讐之特甚其論婁江也於先生爲舉主則以爲叛師辛亥之疏摘及其同鄉友人又以爲賣友身旣廢矣復起而論天下事則以爲懟君三者皆不能無疑於天下而先生斷斷有以自信實本之所學如是朋友與君臣孰重順逆不兩存自古記之使先生而懟則賈太傅屈正平二君子非耶黨論初起玄黃未判彼邪正之介僅針芒而先生抉之最早獨清

君子一脉於百口謠詠之日使世道終賴以不墜則學焉而見道之真可知其必爲君子又何疑焉卒年六十六所著有西山日記及奏疏雜稿若干卷藏於家其生卒世系子女詳狀中配臧氏繼娶吳氏皆有賢德嗚呼後之爲君子者尚有感於斯友人劉宗周曰初余於許師莊簡公座中見先生抵掌談天下事神采迸露輒驚起退而嘆服非當世士遂相與定交然聞與師語及先生之爲人必曰意氣意氣先生得

之懼然晚年日告好靜坐惜乎未竟其學也夫子不
得中行而思其次必也狂簡狂簡亦何病於世神廟
李年清議名臣先生第一 皆

崇禎改元歲次戊辰冬十有二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前通政司右通
政太僕尚寶少卿光祿寺丞禮部儀制司主事行人
司行人山陰友弟劉宗周頓首拜撰

祭丁慎所文

維公鍾山川之間氣稟天地之正氣質剛骨勁見大
識超故能歷挫抑甘厄窮百折而東不餒其浩然之
氣當其官中翰也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以爲賈長
沙之疏與世遂不相臭味一斥而歸沉寂田間者數
年再起儀郎復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以爲汲長孺
之戇與世益相鑿枘於是鍛其趨絕其轡至欲剗以
大盜之刃一決目中之刺甲子之元晨賢令之被絀
一邑震惴若將隕墜公奮不自計流言矢集屹無所

避擒盜寧民大亂以治夫侃侃者廟堂之義也恂恂者鄉黨之制也公以一意行之危言者有道之遂也遜言者無道之劑也公以一節出之鮀之巧言也朝之令色也二者兼而得免於今之世公皆反之其不容於世而猶得全歸其身固天之寵異鬼神之擁衛嗚呼公於世道可謂鞠躬盡瘁鄙夫憤之鄉愿笑之至其浩浩正氣所謂生與俱來死與俱往者衆之所棄公之所貴足以千古不敝豈與一時爭區區之隆

替

錫山友弟高攀龍頓首拜具

國



十一卷終

書